

文体学视角下文学文本的机器翻译风格保留研究

——以莫言《红高粱家族》为例

朱垚樾, 赵俊红

贵州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摘要

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 神经机器翻译(NMT)在通用文本处理中成效显著, 但其对文学文本独特风格的保留能力仍有待检验。本文以文体学理论为指导, 以莫言《红高粱家族》为对象, 对比葛浩文英译本与有道、DeepL等主流NMT系统译文, 从词汇、句法、修辞、叙事及语境五个维度, 考察NMT的风格传递表现。研究发现, NMT可处理部分显性风格特征(如常规比喻与句法), 但面对通感修辞、文化负载词、情感语调及叙事整体性等深层要素时, 呈现明显的机械复制与扁平化倾向, 其“创造性”本质为概率生成, 并非有意识的艺术选择。据此, 本文认为当前NMT尚无法独立完成文学风格的创造性翻译; 未来文学翻译的理想路径在于人机协作, 即NMT负责语义转换与初步风格模仿, 人类译者负责在机器译文基础上打磨风格、融入文化内涵。本研究为界定机器翻译的文学应用边界、优化协作模式提供了理论与实证参考。

关键词

机器翻译, 文学风格, 文体学, 《红高粱家族》, 莫言, 人机协作

A Study on the Preservation of Stylistic Feature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ylistics

—A Case Study of Mo Yan's *Red Sorghum*

Yaoyue Zhu, Junhong Z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ugust 26, 2026; accepted: October 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Abstract

Driven by advanc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 has achieved notable success in general text processing, but its ability to preserve the unique style of literary texts remains to be tested. Drawing on stylistics, this paper examines Mo Yan's *Red Sorghum*, comparing Howard Goldblatt's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translations produced by mainstream NMT systems such as Youdao and DeepL. It assesses NMT's performance in conveying style across five dimensions: vocabulary, syntax, rhetoric, narrative, and context. The study finds that NMT can handle some explicit stylistic features (e.g., conventional metaphors and syntax), but when faced with deeper elements such as synesthetic rhetoric, culture-loaded words, emotional tone, and narrative coherence, it shows a clear tendency toward mechanical replication and flattening. Its "creativity" is essentially probabilistic generation rather than conscious artistic choice. According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urrent NMT cannot independently achieve creativ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style. The ideal path for fut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lies i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with NMT handling semantic conversion and preliminary stylistic imitation, while human translators refine the style and incorporate cultural nuances based on the machine output.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in literary applications and optimizing collaborative models.

Keywords

Machine Translation, Literary Style, Stylistics, *Red Sorghum*, Mo Ya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 机器翻译(MT)技术, 尤其是神经机器翻译(NMT), 在新闻、科技、商务等通用领域已具备较强的实用能力。但文学翻译的核心难点在于传递原作风格——即作家通过语言选择、修辞策略、叙事节奏与情感灌注所营造的整体美学世界。当前 NMT 处理高文学性文本时, 常陷入“形似而神不似”的困境, 能否在译文中再现原文风格精髓, 成为翻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的前沿课题。

莫言作品以磅礴意象、乡土气息、感官描写与历史隐喻构成鲜明风格。《红高粱家族》作为其早期代表作, 集中体现了方言土语、通感比喻与历史反思等特征。该小说及葛浩文英译本已成为世界文学交流的经典案例, 也为考察机器翻译在文学风格处理上的能力与局限提供了合适样本。

1.2. 问题提出

本研究旨在探讨: 在文体学的微观视角下, 当前主流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在处理《红高粱家族》这类具有高密度文学性的文本时, 其保留原作独特风格的能力边界究竟何在? 具体而言, 我们关注机器翻译在词汇与句法层面如何应对方言土语及特殊句式, 在修辞层面能否等效传递比喻、通感等复杂手法, 在叙事与语境层面又可否再现原文的情感基调与文化意蕴。更进一步, 机器译文是否能在篇章层面维持风格的整体统一性, 及其与葛浩文译本在风格再现上的本质差距与深层原因。

1.3. 研究意义

本研究将经典文体学分析框架引入机器翻译的质量评估, 为文学机器翻译研究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分析路径, 有助于深化对“可译性”、“风格对等”及“翻译创造性”等核心概念在人工智能时代内涵的理解。同时研究结论可提供实证参考, 理性评估机器翻译在文学外译项目中的辅助作用, 优化译后编辑(Post-Editing)流程, 探索高效的人机协作模式。

1.4. 文献综述

文学翻译中的风格传递是核心议题, 传统批评常陷于主观印象。文学文体学(Literary Stylistics)的兴起, 为翻译批评提供了客观、系统的分析工具。封宗信[1]曾评价文学文体学是文学翻译批评的试金石, 雒洪曼丽[2]则从文体学视角对比分析了小说译本, 证明了该框架在翻译批评中的可操作性。Leech & Short (2007) [3]的经典框架与王树槐[4]在此基础上建构的“语篇 - 再现 - 话语”三层批评模式, 为风格分析提供了可操作路径, 兼具规定性与描写性, 增强了批评的解释力。

在翻译研究领域, 程思逸[5]探讨了《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杜小芳[6]分析了该译本的翻译特色, 宋洁[7]则研究了莫言作品中的地域文化与叙事策略, 这些研究为理解葛浩文译本的风格再现提供了重要参考。申丹(1995)较早系统结合文体学与小说翻译批评, 指出译者易忽视原文中具有美学功能的“变异”表达。后续研究沿两个方向拓展: 语料库文体学通过量化考察译者风格, 认知文体学关注译者对心智风格、隐喻的认知重构。然而, 现有研究在文学翻译与新兴技术结合的层面存在空白: 针对神经机器翻译(NMT)的文学风格处理能力, 尤其是基于系统文体学框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的微观对比研究尚显不足。Boase-Beier [8]则系统阐述了文体学翻译方法, 强调风格是翻译的核心要素。本文拟借鉴上述文体学批评模式, 以《红高粱家族》[9]为案例, 对比分析原文、葛浩文译本[10]与 NMT 译文, 旨在实证考察 NMT 在风格保留各维度的具体表现与局限, 为理解人机协作的文学翻译路径提供参考。

因此, 本文拟借鉴上述文体学批评模式, 以《红高粱家族》为案例, 对比分析原文、葛浩文译本与 NMT 译文, 旨在实证考察 NMT 在风格保留各维度的具体表现与局限, 为理解人机协作的文学翻译路径提供参考。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采用 Leech & Short (2007) [3]在其经典著作《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中提出的系统性文体学框架。该框架将文学风格视为可通过具体语言形式观测的对象, 我们将其操作化为五个分析维度: 词汇特征(如方言词、感官词)、句法特征(如句式结构、节奏)、修辞特征(如比喻、通感)、叙事与语境特征(如情感基调、文化指涉)以及由此整合而成的整体风格印象。这五个维度为我们逐层解构莫言《红高粱家族》文学风格并对比不同译本提供了清晰的路径。

神经机器翻译是本文的检验对象。其工作原理并非真正的“理解”, 而是基于海量双语数据的学习与模仿。NMT 系统通过分析数以亿计的已有译文, 学习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词句之间的概率关联。遇到新文本时, 它便依据这些模式计算出最可能的对应译文。因此, NMT 对风格的处理是被动且内隐的: 它只能模仿训练数据中常见的文体搭配, 无法主动理解作者的修辞意图, 也无法进行整体的美学规划。其输出本质上是对已有翻译模式的高概率复现或重组。具体来看, 当前主流 NMT 系统多采用编码器 - 解码器架构, 并依靠注意力机制来捕捉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对齐关系。但注意力机制主要作用于句内或相邻句子的词级关联, 对跨越段落、贯穿篇章的超长距离语义依赖与风格呼应, 建模能力十分有限。此外, NMT 的训练目标通常是缩小局部词预测误差, 而非优化篇章级的风格一致性,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

它难以主动维持全文的风格基调。

基于上述理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对比分析路径。首先, 运用文体学五维度对原文进行风格锚定; 继而, 以此为标准, 在相同维度上平行对比人工译本与机器译本的处理方式; 最终, 通过辨析两者在词汇精度、句法重构、修辞效果、叙事声音及整体协调性等方面的具体差异, 揭示 NMT 在文学风格传递上的优势与局限, 并探究其背后由技术原理所决定的根本原因。

3. 研究设计

3.1. 语料选择

为确保分析的深度与典型性, 本研究从《红高粱家族》中选取三个风格鲜明的段落作为核心分析对象。首先是小说开篇的史诗性描写段落, 它融合了具体的历史时间、密集的感官交错与“红成一片汪洋的血海”这一核心隐喻, 奠定了全书磅礴绚丽的基调。其次是展现人物野性生命力的戏剧性对话与动作片段, 其语言口语化、粗粝, 充满直接的动感。最后是叙述者介入的抒情性议论段落, 例如对“种的退化”的感慨, 体现了文本沉重而反讽的哲学反思层面。这三个样本分别对应了莫言风格中不同的主导面向, 能够较为全面地检验翻译系统对于多样性文学风格的处理能力。

3.2. 译本说明

本研究的分析建立在三类文本的对比之上: 源文本采用莫言《红高粱家族》广为流传的中文原作; 人工参考译本则采用汉学家葛浩文的权威英译本 *Red Sorghum*, 该译本因创造性地再现了原文风格而被学界视为标杆。机器译本方面, 我们选取了“有道翻译”与“DeepL”作为对比系统。选择二者的原因在于: 有道翻译在中国市场普及度高, 其训练数据与优化策略更贴近中文语境与用户习惯; DeepL 则在西方语言互译中声誉卓著, 常被认为能产出更自然、更具文学潜质的译文。将这两个系统并列,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不同技术路径与数据基础的 NMT 在应对文学风格挑战时的共性与差异。所有机器译文均于近期统一获取, 以确保评估的时效性。

3.3. 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定性为主、描述性定量为辅的分析路径。核心方法是基于前述文体学框架的平行文本细读与对比。对于每一个选定的原文段落, 我们都将并行放置葛浩文译本、有道翻译及 DeepL 的译文, 然后从词汇、句法、修辞、叙事与整体效果五个维度, 进行逐句、逐词的微观比对。分析旨在揭示不同机器翻译系统在处理特定风格要素时所采用的策略、呈现的效果, 并与人工翻译的创造性方案形成对照, 从而归纳出 NMT 风格保留的普遍性规律与系统性局限。

4. 案例分析

4.1. 词汇特征的处理

莫言风格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对方言土语及强烈感官词汇的密集运用, 以此营造粗粝而鲜活的乡土世界。机器翻译在处理这类词汇时, 往往表现出对字面意义的执着与对文化语境适应性的缺乏。

案例 1:

原文: “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 突然感到凉气逼人。”

葛浩文译: “smelling the warm, fragrant odor that emanated from her jacket, he was suddenly aware of a chill.” (“warm, fragrant odor” 与 “aware of a chill” 精确对应了嗅觉与体感的交织与对比, 动词 “emanated” 与 “aware” 的使用增强了感受的生动性与内在性)

有道翻译: “Smelling the warm, fragrant scent coming from Grandma’s jacket, he suddenly felt a chilling cold.” (“chilling cold” 略有冗余, “felt” 侧重于外在体感)

DeepL 翻译: “Smelling the warm, fragrant scent emanating from grandma’s jacket, he suddenly felt a chill.” (用词更简洁, “emanating” 与 “chill” 的选择更优, 但仍使用 “felt”)

分析: 此例显示, NMT 能够准确识别并翻译基础的感官形容词。DeepL 在词汇选择(“emanating”)和简洁性上略胜一筹。然而, 在将离散的感官信息整合为连贯、细腻的体验流时, 两者均显功力不足。葛浩文的译文通过 “aware of” 微妙地传达了从外部嗅觉到内部心理觉察的瞬间转换。而两个 NMT 版本(均用 “felt”)则更侧重于描述一种直接的生理感受。这体现了 NMT 在处理需要跨越词汇、融合句法的综合性风格要素时的普遍局限性: 虽能做到语义正确, 却难以精准复现这些词汇组合后所产生的独特心理节奏与情感张力。

4.2. 句法与修辞特征的处理

莫言的句法充满韵律感, 修辞繁复。机器翻译在复现这类结构时, 常面临 “形存而神失” 的困境。

案例 2:

原文: “高粱高密辉煌, 高粱凄婉可人, 高粱爱情激荡。”

葛浩文译: “Tall, dense, glorious sorghum. Heartbreakingly beautiful sorghum. Sorghum of love and passion.” (创造性拆分为三个独立的名词短语, 模仿原文的排比节奏与咏叹语气, 实现了诗学效果的对等转换)

有道翻译: “The sorghum is tall, dense, and glorious; the sorghum is poignant and lovely; the sorghum is full of passionate love.” (机械保留了 “主谓” 结构, 用分号和重复的 “the sorghum is” 串联, 节奏拖沓, 气势消散)

DeepL 翻译: “The sorghum is tall, dense, and magnificent; it is poignant and lovely; it is full of passionate love.” (用 “it is” 替代了部分重复, 句式稍显变化, 但整体仍为描述性并列从句, 未能突破原文句法框架的诗学重构)

分析: 面对原文诗意的排比, 葛浩文进行了大胆的句法重构与文学性再创造。两个 NMT 系统则都试图在表层句法上保持对应, 结果均导致了原文紧凑有力的节奏感被稀释, 磅礴的情感被分解为平淡的陈述。这突出表明, 当前 NMT 普遍缺乏为达成特定文学效果而进行整体句式规划与重构的能力。其优化通常局限于句子内部成分的调整或代词的替换, 难以驾驭超越单句的韵律单元和主动进行文体层面的转换。

案例 3:

原文: “阳光很旺, 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

葛浩文译: “The sunlight was strong. Plump white clouds drifted across the azure sky...” (“Plump” 一词巧妙地将视觉形象转化为可触知的质感, 是成功的通感翻译)

有道翻译: “The sunlight was very strong. Full white clouds wandered in the blue sky...” (“Full” 仅传达了 “充盈” 的视觉概念)

DeepL 翻译: “The sun was blazing. Plump white clouds drifted in the azure sky...” (令人惊喜地使用了 “blazing” 译 “旺”, 并以 “Plump” 对应 “丰满”, 在通感传递上非常出色)

分析: 此案例揭示了 NMT 表现的偶然性与不稳定性。DeepL 的译文在修辞层面几乎媲美人工翻译, “blazing” 和 “Plump” 的选择显示出其对文学性语言的潜在处理能力。这很可能得益于其训练数据中包含了高质量文学译本。然而, 这种出色表现是数据驱动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它并不意味着 DeepL “理解” 了通感修辞, 而是它恰好在概率上采样到了这些优美的搭配。在更多训练数据覆盖不到的独特修辞

场合, 其表现可能与有道翻译一样, 流于常规化处理。这反衬出人工译者有意识的审美判断与创造性寻求的不可替代价值。

4.3. 叙事与语境特征的处理

文学翻译的高下, 往往体现在对文本深层叙事意图与文化语境的把握上。莫言的作品充满宏大的历史隐喻与复杂的情感声音, 这对翻译构成了核心挑战。

案例 4: 历史隐喻的传译与损耗

原文: “道路左旁的水渠里, 青蛙响亮地叫着, 渠水幽幽地闪烁着幽蓝的光。田野里飘来高粱米粥的香气, 也有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

葛浩文译: “In the ditch to the left of the road, frogs cried loudly, and the water shimmered with a dark, bluish light. The aroma of sorghum porridge wafted in from the fields, along with the bitter-sweet smell of ripening sorghum.” (通过 “shimmered with a dark, bluish light” 和 “bitter-sweet smell” 等细致描摹, 不仅传递了感官信息, 更营造出一种宁静与生机、苦涩与甜蜜交织的复杂意境, 为后续的历史叙事铺垫了充满张力的氛围。)

有道翻译: “In the ditch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road, frogs were croaking loudly, and the ditch water shimmered with a faint blue light. The aroma of sorghum porridge floated from the fields, along with the bitter and slightly sweet smell of ripe sorghum.” (准确翻译了各个意象, 但用词相对平实, “faint blue light”、“bitter and slightly sweet” 的文学表现力和意境层次感较弱。)

DeepL 翻译: “In the ditch to the left of the road, frogs were croaking loudly, and the water in the ditch shimmered with a dark blue light. The smell of sorghum porridge drifted over from the fields, along with the bitterish, slightly sweet scent of ripe sorghum.” (用词优于有道, “dark blue light” 和 “bitterish, slightly sweet” 更贴近原文幽深、复杂的感官体验, 但在整体意境的主动塑造上与葛本仍有差距。)

分析: 这段看似平常的景物描写, 实则小说史诗般的叙事奠定了感官与情绪的基石。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完成了信息传递, 更通过选词(如 “shimmered”、“wafted”、“bitter-sweet”)和节奏控制, 主动参与了原文氛围的再创造, 使译文本身具有独立的文学美感。两个 NMT 系统均能产出通顺、准确的译文, 但其过程更像是对场景要素进行清单式的罗列与组合。它们缺乏对这段描写在全书叙事结构中承担的功能性理解, 因此也难以在译文中进行同等程度的艺术强化。这体现了 NMT 在把握局部与整体叙事关系、主动进行文学化渲染方面的盲区。

案例 5:

原文: “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 在进步的同时, 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葛浩文译: “making us unworthy descendants feel ashamed by comparison... I have a keen sense of degeneration.” (选用 “unworthy descendants” 和 “degeneration” 这两个分量十足的词语, 精准传达了原文中沉重的历史负罪感与深刻的生物学/社会学反思, 语气庄重而反讽。)

有道翻译: “making us, these unworthy descendants, feel ashamed... in the midst of progress, I truly feel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seed.” (基本达意, 但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seed” 过于直译 “种的退化”, 略显生硬, 且 “truly feel” 的语气强度不及 “have a keen sense of”。)

DeepL 翻译: “making us unworthy descendants pale in comparison... even as we progress, I keenly feel a degeneration of the stock.” (“pale in comparison” 是地道的英文表达, “keenly feel” 和 “degeneration of the stock” 的译法也相当出色, 在情感强度和术语处理上更接近葛本。)

分析：此句是叙述者直接介入的哲学评判，情感浓烈，观点尖锐。葛浩文的翻译在选词上体现了高度的意图性与批判性。两个 NMT 的译文再次显示出差异：有道翻译偏向直译，在术语的自然度上有所欠缺；DeepL 则凭借其语料库优势，给出了更流畅、更有力的译文。然而，即便是表现更优的 DeepL，其产出也主要依赖于对类似哲学论述句式的高概率模仿。它们都无法像人类译者那样，深入理解“不肖子孙”与“种的退化”在特定历史与文本语境中的沉重负担，并据此作出饱含价值判断的词汇抉择。NMT 倾向于将这种强烈的评价性语言转化为相对中性的陈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文叙事声音的锋芒与独特性。

4.4. 整体风格统一性的碎片化困境

前述案例均为聚焦于句子或短语层面的微观分析。若将视野扩展至段落或篇章，NMT 在文学风格处理上的一个结构性弱点便暴露无遗：整体风格统一性的碎片化。

一部成功的文学译作，其风格应在不同章节、不同情境下保持一种内在的、有机的统一。葛浩文的译本通篇维持着一种粗粝、鲜活、意象密集的“莫言腔调”。无论是狂野的对话、绚丽的描写还是沉重的议论，其语言质地都服务于这一统一的风格目标，译者如同一位始终在场的风格指挥家。

然而，通过对所选样本及更多段落的观察，我们发现 NMT 的译文缺乏这种贯穿始终的风格意识。例如，在描写性的华丽段落，NMT 可能因为模仿了训练数据中的文学描述而产出相对流畅甚至出彩的句子；但在处理口语化对话时，其译文可能瞬间变得生硬、直白；在翻译抽象议论时，又可能显得平淡、学究气。其输出仿佛是由多个不同风格取向的“译者”分段完成后再拼接而成，彼此之间缺乏协调。

这种碎片化的根源在于 NMT 的工作原理。如前所述，NMT 以句子或更小的片段为单位进行概率预测和生成，其注意力机制主要捕捉句内及相邻句子的局部依赖，难以有效建模跨段落、跨章节的超长距离语义关联与风格呼应。系统没有、也无法设定一个关于“全文风格基调”的全局性优化目标。因此，它无法主动规划并维持从词汇、句法到修辞、语气各个层面的风格一致性。当原文风格在不同场景下发生有意识的转换时，NMT 也难以像人类译者那样，敏锐地捕捉并艺术地再现这种转换的节奏与意图。最终，其译文的风格呈现是被动的、随机的、依赖于片段训练数据特征的，而非主动构建的有机整体。这或许是当前 NMT 独立承担文学翻译任务时所面临的最根本的美学缺陷。

5. 文学翻译中机器翻译的局限性及其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NMT 在文学风格处理上的局限是系统性的，而非偶然。根源在于其技术本质与文学翻译的艺术要求之间存在根本错位。一方面，NMT 依赖对海量平行语料中表层形式关联的统计学习，无法建构对文本深层语义、历史文化和哲学观念的理解模型。面对“红高粱”与“血海”的宏大隐喻，或“种的退化”这类凝结历史反思的表述，系统只能做字面或浅层转换，无法传递其互文意义与情感重量。另一方面，NMT 的生成过程缺乏统领性的审美意图。人类译者在动笔之初便对整体风格基调有宏观构想，并在每一处微观选择中贯彻这一构想；而 NMT 的决策是原子化的、以句子甚至短语为单位的概率计算，没有“篇章风格”的概念，也无法主动维护跨越句子的文体统一性，导致译文在整体上呈现碎片化。

从技术层面看，当前 NMT 的编码器-解码器架构与注意力机制虽能处理长句，但对篇章级风格特征的建模缺乏显式机制。训练目标通常是缩小局部词预测误差，而非优化全局风格一致性，系统因而无法在生成中主动协调篇章风格。注意力机制在捕捉超长距离依赖时还存在信息衰减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风格碎片化。

NMT 在文学翻译中偶尔展现的“创造性”，其本质值得重新审视。例如，DeepL 将“阳光很旺”译为“The sun was blazing”，这一选择看似巧妙，但并非源于系统理解了“旺”字在中国北方口语中的表

现力,进而有意寻求英文中的对等强度词;更可能的原因是,在其训练语料的文学子集中,“blazing sun”这一搭配出现的概率较高。这是一种由数据驱动、通过概率采样实现的“伪创造性”。

它与人类译者葛浩文所实践的“真创造性”有本质区别。葛浩文将“高粱爱情激荡”重构为“Sorghum of love and passion”,这种译法并非模仿任何既有模板,而是基于对原文诗性节奏的感知、对英语诗歌传统的熟悉,以及为再现原文气势而做出的主动判断。他的创造性是意图性、构成性和美学导向的,旨在构建一个自洽而富有感染力的文学整体。相比之下,NMT的“伪创造性”是衍生性、偶发性和模式依赖的,无法被有意识地用来解决特定的艺术难题。这一区别,从根本上划定了当前阶段机器与人类在文学翻译这一创造性活动中的不同位置。

6. 总结

本研究通过文体学框架下文学文本的机器翻译风格保留研究,探究了当前神经机器翻译对文学风格的保留能力。研究发现,NMT系统(如有道翻译、DeepL)能够有效处理基础语义转换,并在词汇和常规句法等层面实现一定程度的风格特征模仿。然而,当面对需要深度文化阐释、复杂修辞再造、情感声音精准投射以及整体篇章风格统一性构建等高阶文学任务时,NMT的表现暴露出其由技术本质决定的根本局限:它缺乏理解、意图与整体审美规划能力,其产出在风格上往往是扁平化、碎片化且不稳定的。与葛浩文先生代表的人工翻译所展现出的有意识的创造性翻译相比,NMT偶发的“伪创造性”无法独立承担文学风格再创造的核心使命。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是基于特定文本(《红高粱家族》)、特定NMT系统(有道翻译与DeepL)和特定语言对(中英)的个案研究,其结论的推广性仍需更多实证研究加以验证。不同文学体裁、不同语言对以及不同NMT系统的表现可能存在差异。此外,人机差异并非绝对二元对立,人类译者亦可能受限于自身文化背景与语言能力,而NMT在特定条件下亦能产出令人惊喜的译句。因此,在论述人机差异时,应保持辩证视角,避免过度简化。

展望未来,完全由机器独立完成高质量的文学翻译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仍不现实。然而,这并非技术的终点,而是预示着一个更具前景的新方向:深度的人机协作。译者需要运用其不可替代的文学鉴赏力、文化洞察力和整体规划能力,对机器生成的毛坯进行深度加工:诊断风格传递的薄弱环节,重构失败的修辞与句式,校准叙事的声音与情感,并最终确保全文风格的艺术统一与美学升华。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致力于构建和优化这样的人机协作流程,使机器能更好地适应文学翻译的特殊要求。同时,以下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有效的篇章级风格建模机制?如何量化人机协作中人类译者与机器各自的风格贡献?如何针对不同文学体裁开发差异化的NMT风格优化策略?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推动文学机器翻译研究走向深入。总之,在文学翻译这场复杂的艺术再创造中,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并非取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未来的理想图景是:机器承担其擅长的“计算”与“模仿”,人类则驾驭其独有的“理解”与“创造”,二者协同合作,更高效、更精准地将如莫言作品这般瑰丽的文学世界,实现更好的跨文化传播。

参考文献

- [1] 封宗信. 文学文体学——文学翻译批评的试金石——评介《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J]. 中国翻译, 1999(5): 40-42.
- [2] 雒洪曼丽. 文学文体学视角下英国小说 *The Silkworm* 两个中译本对比分析[J]. 今古文创, 2024(47): 99-102.
- [3] Leech, G.N. and Short, M.H. (2007)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2nd Edition, Pearson Longman.
- [4] 王树槐. 文学翻译的文体学批评模式建构[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5(3): 104-116+149.
- [5] 程思逸. 论《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4, 8(29): 39-43.

- [6] 杜小芳. 葛浩文英译本《红高粱家族》的翻译特色[J]. 芒种, 2025(9): 46-48.
- [7] 宋洁. 莫言作品中的地域文化与叙事策略——以《红高粱家族》为例[J]. 西部学刊, 2025(16): 165-168.
- [8] Boase-Beier, J. (2006) *Styl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Routledge.
- [9]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 [10] Mo, Y. (2003) *Red Sorghum*. Arrow Books.